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愛與仇

原譯名“在布拉格栗樹下”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愛 與 仇

原 著 者 西 蒙 諾 夫

改 寫 者 耿 一 葛

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

通聯書店發行

寫在前面

本書是根據西蒙諾夫原作，朱惠先生翻譯的『在布拉格栗樹下』（四幕劇）改編的，印行者是時代出版社。

原作，寫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解放的時候，捷克人民的英雄的鬭爭，反革命分子的潛伏活動，以及蘇聯紅軍與捷克人民的國際主義的友愛。爲了適合於章回小說的體裁，改編本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刪：從捷克被納粹德國所佔領說起，並從原書中的某些線索加以引伸，作了參軍的、反迫害的等等補充，以加強愛國主義。

西蒙諾夫是知名的蘇聯詩人、劇作家和小說家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出入火線，有「士兵詩人」之稱。一九四九年曾以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，來我國參加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，並到各地講演。他所作的『日日夜夜』、『俄羅斯問題』、『望穿秋水』和這一本『在布拉格栗樹下』，都是不朽的作品。

寫在前面

第一回 羅哈士歡聚天倫 希特勒侵略捷克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回 好男兒前綫參軍 老醫生嚴詞斥敵……………八

第三回 受迫害小姐初學恨 練本事童子遇奇人……………六

第四回 好英雄談笑療創傷 慈女郎衷心萌愛芽……………三

第五回 相見恨晚偏遭離別 羣魔驚艷大鬧舞廳……………三

第六回 羅鮑娜怒掌德寇 大詩人抗擊強暴……………七

第七回 抗強梁狄海鏖來敵 求生路父女慶重逢……………四

次 第八回 爭取解放民軍除殘寇 高歌凱旋壯士歸故國……………五

第九回 葉洛夫勸友警惕 魯皮克妄談國事……………五

第十回 施盡威醜東西換馬 聽讒言老實人上當……………六

第十一回 契克求婚受奚落 約支聞聲苦思量……………七

第十二回 捨私情馬夏歸國 遭暗算特偉殉難……………七

本書重要人名簡表……………八

第一回 羅哈士歡聚天倫 希特勒侵略捷克

話說在東歐的許多小國中，有一個名叫捷克的國家，他的首都叫做布拉格。布拉格人口稠密，商業繁盛，市街寬敞整潔，路旁植樹成蔭，是個很熱鬧美麗的都市。就在這個布拉格的近郊裏，住着一個名叫羅哈士的老醫生。因為他的醫術相當高明，在城內頗有名氣，所以他的診所裏，經常是川流不息的，從早到晚都擠滿了求醫看病的人。他又沒有一般名醫嫌貧愛富的習氣，每逢遇到貧苦的病人，就施醫贈藥，因此，他是被當地的人公認為好人的。

羅哈士有兩子一女。大兒子和大女兒是孿生兄妹，男的取名叫蒂勳，女的叫鮑娜，小兒子叫做特偉。羅哈士的妻子，在生下特偉不久後，就因病死去了。羅哈士因為夫婦倆一向感情彌篤，妻子死後，也不肯續絃，就自己父兼母職，把三個孩子撫養成成人。羅蒂勳長得相貌堂堂，體格魁梧，從小就愛讀進步的書籍，一心欽慕蘇聯的社會主義生活，大學畢業後，就到蘇聯留學去了。他的妹妹鮑娜，雖然和他是孿生兄妹，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她好熱鬧，愛漂亮，身材婀娜，容顏秀麗，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大姑娘。畢業後，就留在家裏料理雜務，有時做做老父的助手。她已經訂婚了，對方也是一個很闊氣的醫生，年紀不過卅歲，却已是一家私立醫院的院長。他相貌英俊，服裝整潔，態度溫文，名字叫做麥契克。他和鮑娜，真可以說得上是天造地設，一對璧人。在當時，誰見

了，誰都會贊上一兩聲。羅哈士自然更不用說了。其中，只有一個羅蒂勳，他偏偏瞧不起這位未來的妹夫，一見了他，就是皺眉頭。兩人碰在一起，就總是爲着意見不同，爭吵得面紅耳赤。蒂勳常常對他爸爸、妹妹說：「契克這個人，自私自利，眼中只有鈔票，妹妹實在不應跟他來往。」但他爸爸却總是不同意他的看法，反而說他年輕不懂事，把好人看作壞人。鮑娜因爲有老父支持，也就不以哥哥的話爲然，一有空就跟契克出外玩，日子一久，兩人的感情打得火熱，就在蒂勳留學蘇聯的當兒訂了婚。

羅蒂勳在蘇聯讀了幾年書，懂得的道理更多了，加以又親眼看到蘇聯的社會建設，正在突飛猛進，人民的生活，自由而又幸福，更堅定了自己的信仰。他每次給老父弟妹寫的信，都是向他們報道蘇聯人民幸福的生活，宣揚社會主義社會的好處，希望他們都能多多學習，好好爲本國人民做一點事。可是頑固的羅哈士，不獨不願接受他的說話，而且每次讀到信時，就總是皺眉頭，咕嚕着自己的兒子，中了俄國人宣傳的毒，過於熱心政治。妹妹鮑娜更不用說了，她所關心的是，蘇聯女人有沒有用香水胭脂？有沒有花衣裳穿？至於什麼社會主義，她絲毫不覺得有什麼意思，她覺得自己一家生活得很寫意，實在用不着什麼社會主義來改善。倒是小弟弟特偉，雖然只不過是十三歲的年紀，對於哥哥的話却頂聽得進，時常寫信和哥哥討論。

一天，老羅哈士正在解剖室裏，解剖兔子研究醫理的時候，忽見鮑娜手裏拿着一封電報，跳躍着進來，嚷道：「爸爸，蒂勳再過十天就回來啦，這是他的電報。」羅哈士聽

到這消息，便馬上丟下手中的解剖刀，從女兒手中搶過電報來看。只見電報上面寫道：「兒十日後即啓程歸國，勦。」羅哈士看了，高興萬分，便和女兒說：「啊，十日後即啓程歸國，快了！鮑娜，你哥哥去了這幾年，不知長成個什麼樣兒啦？」鮑娜可不注意爸爸的問話，只顧自己發問道：「爸爸，你猜哥哥會給我們帶來些什麼禮物？」羅哈士聽女兒只惦記着禮物，就笑罵道：「唔，小鬼，你怎麼光記着這個。」鮑娜見父親這樣說，就鼓着小嘴說：「我不過問一聲罷了，我才不希望呢！」羅哈士見女兒撒嬌，就趕忙拉着她的手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，我不過跟你說說笑話罷了，又有什麼好生氣的？來，我們一齊去把帶勦的房間整理一下，好等他歸來。」鮑娜聽父親這樣說，嘴再也鼓不起來了，就笑着和父親一齊走出解剖室，替哥哥整理房間去。晚上，小特偉放學歸來，他父親就又告訴他，說他哥哥要歸來啦，特偉聽了十分高興，拉着爸爸的手直跳。鮑娜在旁見了，就笑道：「瞧這小鬼，就像瘋了似的！你別高興，哥哥回來，可就要管住你啦。」特偉見姐姐這樣說，就一本正經的答道：「我才不怕哥哥管呢！哥哥從來不亂打人，不亂罵人。他回來，一定會告訴我好多新知識。我希望他馬上就回來，可是還要十天，真是太長了。」可是十天畢竟並不長，一霎眼，這日子就到了。

這天，全家就像過節日似的，換上漂亮的衣服，乘着汽車，到車站去。到得車站，只見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裏等着了，於是他們也趕忙擠到人叢中去。等了好一會，只聽得鳴、鳴、鳴，轟隆、轟隆的聲音，愈來愈近。大家知道火車快進站了，便都一擁向

前，把出口的地方圍住，探頭向裏望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火車頭轟隆隆轟隆隆的，後面拖着十幾節列車，直向衆人面前奔來。看看就要衝到面前的時候，汽笛猛的發出一聲長鳴，車就停住了。霎時，人流就像螞蟻似的，從每個列車門中湧出來。於是站外的人，搖手的搖手，歡呼的歡呼，每個人都興高彩烈，向着自己的親人招呼着，熱鬧非常。羅哈士父子三人，擠在人羣中，踮着腳尖，伸着頭，竭力的望着每一個從車廂裏出來的人。還是鮑娜眼尖，首先看到了，她遙指着一個身穿藍色學生服，手提着皮箱，剛從三等車廂中擠出來的青年男子對她的父親弟弟說：「你們看，這不是蒂勳出來了嗎？」父子兩個經鮑娜一指點，也認出來了，就連忙高聲嚷叫道：「啊，蒂勳，這邊來！」「哥哥，哥哥。」蒂勳經他們這麼一嚷也看見他們了，就笑着，搖着手，向他們跑來道：「啊，爸爸，妹妹，弟弟，你們都來啦！」一家人久別重逢，好不欣喜，可是殺風景的欄柵却把他們隔開着，使他們不能馬上親近，好容易順着秩序，等收票員收了票，蒂勳才能跑出來，擁抱爸爸、妹妹、弟弟。羅哈士瞧着兒子壯健的身體，不禁愛撫着說：「三年不見，你長得高多啦，簡直就是一個大人了。」蒂勳笑道：「我本來早就就是大人了嘛，就只有爸爸老是我當作小孩子。你看，這個才是小孩子呢！」說着，一邊把手提箱放在地上，一邊就用雙手把特偉舉起來。誰知特偉却抗議道：「我也不是小孩子啦，哥哥。我已經十三歲了。」鮑娜瞧着特偉這種神情，就笑着道：「你看，他可是人小心不小。」一家人笑着說着，就跑出了車站。在途中，羅哈士就問蒂勳道：「勳兒，你是

坐三等車來的嗎？」蒂勳點點頭。羅哈士却不以為然的說：「這幾個錢，我們又不是出不起，你又何必這樣省？怎麼不坐頭等車來呢？三等車，又骯髒，又不舒服。」蒂勳見他父親誤會他坐三等車是為着省錢，就連忙解釋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爸爸。我絕不是為着省錢，我是不願和那些紳士先生們坐在一起，所以才坐三等車來的。在那裏我感覺得更舒服些，更自由些。」哈士聽他這樣說，就直搖頭。接着又問蒂勳旅途中的情形，父子兩人說着說着，汽車就駛抵家門了。

到了家裏，蒂勳當然少不了洗擦一番，等到一切安頓下來，又是傍晚的時光了。這時，蒂勳就從箱子裏拿出一件件禮物來。他送給父親的是一套解剖刀。給妹妹鮑娜的是一枝漂亮的金筆。小特偉分到了一枝鳥槍。大家拿到了東西，都很高興。尤其是特偉，拿到了鳥槍後，就在屋裏左瞄右瞄的，巴不得馬上試試看。蒂勳看到了他那種神情，就說道：「特偉，你這樣喜歡槍，你將來大了，預備做什麼？」特偉挺起胸膛答道：「唔，我嗎？我要做一個捍衛祖國的軍人。」羅哈士這時正在檢視着那套解剖刀，聽他如此說，就道：「這孩子老愛拿槍舞刀，太粗野了。」蒂勳可不同意他爸爸的说法，就答道：「這纔是有志氣的孩子呢，爸爸。」這時，突然敲門的聲音傳進來，鮑娜就趕忙站起身來說：「一定是麥契克來了。」說着，也不叫佣人，就自己跑出去開門了。一會兒，她和麥契克就手拉手的走進來。麥契克一看見了蒂勳，就連忙跑前兩步，握着蒂勳的手說：「好快啊，我們已經是三年不見了，你好嗎？蒂勳。」蒂勳把他打量了一下說

道：「是啊，三年不見，你好像更發財啦。」原來麥契克這天裝扮得特別漂亮。頭髮梳得光可鑑人，俊秀的面孔，紅潤而發胖，身上穿着一套筆挺的上等西裝，腳上的鞋子，光得可以滑倒蒼蠅。他聽了蒂勳的話，就連忙堆起笑臉道：「那裏，那裏，我們做醫生的，那裏談得上發財。」蒂勳望着他冷笑道：「那也只有你自己才明白啊。」這時，羅哈士就在旁邊說：「真的，契克幹得很不錯。年紀輕輕的，就有這樣的成績，實在不容易。」契克聽着岳父誇獎他，就面有得色的只是望着鮑娜笑。鮑娜道：「他這人，整天就只顧賺錢，我實在也不贊成。」正說着，門外橐橐鞋聲，又跑進一個人來了。這進來的人是羅哈士的對鄰，捷克的名詩人，狄海先生。這位狄海先生，年紀四十二歲，身體肥胖，頭髮蓬鬆，全身都表現着一種懶懶散散的樣子。他曾參加西班牙的國際志願軍，抵抗過佛朗哥哥的攻擊。回國後，就專心寫作。隨着年歲增長，生活的日趨優裕等關係，他的鬪志慢慢銷沉了。但在他的身上，多少還帶有一種豪爽的氣概。這時，他一進門就嚷道：「喂，小羅，回來啦！蘇聯，很好罷！」蒂勳見到他，就馬上伸出手和他握着道：「當然不錯！狄先生，你還是老樣子啊！」狄海聳聳肩道：「是老樣子已經算不錯啦，就怕比老樣子更壞。」麥契克道：「狄海先生已經是全國聞名的詩人啦，講得這樣客氣。」狄海轉身向着他道：「啊，麥大醫師，你太抬舉我了，我可比不上你這位大醫師，開人們并不賞識我啊。」這句話，可把個麥契克說得臉都紅了，正待回話，羅哈士却道：「算啦，別多說了。蒂勳今天剛回來，我們大家來飲一杯罷。」說着，就命僕

人把酒菜拿出來，請大家入席。席間，蒂勳便講些蘇聯見聞，大家吃吃談談，直到夜深纔散。

從此，蒂勳白天就常常外出，空閒在家的時候，就給家人講解一些新道理。鮑娜受着他哥哥的薰陶，思想上慢慢的有了轉變。雖然一下子她還捨不得改變舊的生活習慣，仍然只知道追求個人的享受，但對於那些爲爭取全人類的自由幸福的生活，因而獻身於這種事業的人，却產生了極大的敬慕。她覺得人是應該這樣做的，可是她就沒有想到馬上改變自己的生活。弟弟特偉可就完全不同了，他受了哥哥的教導後，思想更加堅定，他恨不得馬上長大起來，做一個爲人民謀幸福的戰士。這其中僅只有羅哈士，依然頑冥不化。他老是說：「我是一個醫生，我的職責，是替人醫病，搞政治不合我的興趣，我不需要知道這些。」有時他甚至還說：「你們年青人，太容易受人宣傳了，這是不好的。我們過得不是很好嗎？何必關心政治？」羅蒂勳面對着這樣一個爸爸，也實在拿他沒有辦法。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羅哈士的家庭生活，確是安祥快樂的。可是，這樣的日子過不了多久，有一天，羅蒂勳從早上出去後，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，還沒有歸來。鐘鳴九點的時候，父女三人正在詫異着，蒂勳爲什麼這樣晚還不回來，只見一人跌跌撞撞的衝了進來，他滿頭大汗，神色緊張的嚷道：「希特勒向我們進攻了！」羅家父子頓時都大吃一驚。究竟希特勒怎樣進攻捷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好男兒前線參軍 老醫生嚴詞斥敵

話說有一人跑到羅家，大叫德國兵已經進攻捷克，這人正是蒂勳。羅哈士一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，顧不及詢問蒂勳整天跑到那裏去，連忙問道：「有這種事？你那裏聽來的？」蒂勳道：「那裏會假？我還買了一張號外回來了。你看！」說着，他就把手中的號外遞給了父親，一面掏出手帕來，揩擦面上的汗珠。羅哈士父女三人連忙圍攏來看，只見上面用大號字標題着：德兵進犯我國境。新聞的內容大致是說：德軍今晨以數萬之衆，進攻我國邊境某地，我軍措手不及，寡不敵衆，傷亡頗重，詳情待續。羅哈士讀完號外，急得就在室內踱來踱去，連連搓着手道：「開火啦！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蒂勳憤激的道：「怎麼辦？和他打呀！還有怎麼辦的！」羅哈士搖搖頭道：「我們國小人少，怎麼打得過他們？」蒂勳道：「打不過也要打啊！依你這樣說，難道我們坐等滅亡不成？」這時，特偉也舉着小拳頭道：「哥哥說得對，我們不能隨便受人家欺負。我們一定要和侵略者打到底！」鮑娜憂慮的道：「打？打起來，我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」蒂勳激昂地道：「寧爲玉碎，不爲瓦全！不管什麼樣子，除了抵抗到底之外，是沒有第二條路的。」羅哈士搖搖頭道：「你太急躁了。我看政府一定有辦法應付的，用不着我們焦急。」蒂勳冷笑道：「你就這樣信任政府？這班傢伙就是反動派，我看他們就做出好事來。」羅哈士道：「不見得罷？我看你未免說得過火了。」蒂勳大聲的答道：

「不見得？哼，你瞧罷！」說着，他就走進自己的房間去。當下，各人都都滿懷心事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果然，時局的演變，不出蒂勳所料，捷克政府當局，在希特勒的暴力威脅下，節節後退，德國兵迅速的開進了捷克全境。就在這同時，蒂勳告訴他父親說：「爸爸，我要離開你了。」羅哈士道：「在這樣的日子裏，你還到那裏去？」蒂勳悲憤的道：「就是因為在這樣的日子裏，我才不能待在家裏。」羅哈士追問道：「那麼？你預備到那裏去？」蒂勳憤慨的道：「我要打游擊去！作爲一個捷克人，我不能隨便任敵人蹂躪自己的國土。」羅哈士站起身來，在室內走了幾步，然後才說道：「你還是再考慮一下吧！」蒂勳追視着他的父親道：「還要考慮？難道你還認爲這是不對的嗎？」羅哈士緊靠着兒子坐下，兩眼注視着他說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孩子。我在想，我老了，好不容易盼得你回到我身邊來，正好團聚一下，而你現在又要走了，我希望你……」蒂勳不等他父親說完，就截住他的話頭道：「爸爸，不用說了！你的意思我明白。國家到這個地步，我們怎麼還能只顧自己？我們的生命還長得很，等我們勝利後，爸爸，我一定會回家來的。現在我必須走！」羅哈士看見蒂勳毫不動搖，知道自己兒子意志堅強，再說也沒用，就黯然的問蒂勳預備什麼時候走，心裏希望蒂勳遲緩些走。蒂勳却回說明早就走。這實在很使羅哈士難過，便要蒂勳再等幾天。蒂勳搖搖頭道：「時間已經很急迫了，我再不能延遲啦。」這時，特偉剛好從學校歸來，他一進門，就把書包擱在桌上，

嚷着說學校裏的先生告訴他，德國兵馬上就要開進來啦。這對羅哈士真是當頭一棒。蒂勳便把他的弟弟拉到自己身邊來，鄭重的告訴他說：「反動派是不會保衛我們的國家的，我們人民不起來抵抗，我們捷克人就都要變成德國人的奴隸了。」特偉聽了哥哥的話，憤怒的握着拳頭，大聲的道：「可惡的反動派，我要打死他們！我們不能讓德國人進來，我要和他們拚！」羅哈士看着特偉小小年紀，居然有如此志氣，心裏一方面雖然覺得很可讚賞，但又覺得有點寂寞的悲哀。他担着特偉又和他哥哥一樣，長大後，又是一個不顧家的孩子。因此，他連忙對特偉說：「你年紀還輕，國家大事還用不着你管，你安安心心的讀書罷。」蒂勳也拍拍特偉的肩膀道：「好弟弟，你真有志氣！假如我們捷克人都能像你這樣，希特勒就不能欺負我們了。可惜有些做大人，還及不上你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就停了一下，望着他父親。羅哈士張嘴想說什麼似的，可是又沒有說出來，却把頭別轉了。蒂勳微笑一下，繼續着道：「不過，說老實話，你現在的年紀也實在太小，還够不上拿槍的資格。你暫時就只好留在家裏，過幾年再說。好弟弟，告訴你，我明天就要離開你去打德國鬼子了。」特偉聽了，就一把抓着哥哥的臂膀，驚喜交集，要求道：「好哥哥，你帶我去！」蒂勳搖搖頭道：「不成的，弟弟，你年紀還小，還不適合於過軍隊生活。你要報國，將來的機會多得很，現在你還是留在家裏的好。」特偉見哥哥不肯帶自己去，很覺失望，他望望爸爸，見爸爸也在點着頭，知道自己真的沒望啦，便氣憤的道：「好，你們不給我去，我將來也會幹的。」蒂勳點點頭。

頭告訴他說，現在應當好好學習，練好身體，將來就能夠更好的爲國出力了。說到這裏，蒂勳忽然記起鮑娜來，就問羅哈士，鮑娜到那裏去了？哈士道：「契克剛才來電話，約她看電影去了。」蒂勳感慨的道：「鮑娜雖然和我是孿生子，但還是一個大孩子似的，整天只懂得玩兒。跟上麥契克這傢伙，更不會有明白道理的日子了。」羅哈士連忙替女兒辯護道：「她到底是一個女孩子嘛，你還想她能做出什麼事來？」蒂勳道：「蘇聯的婦女幹的是和男人一樣的工作，女孩子也是個個懂事。我們的鮑娜本性還好，就是過於嬌養了。」說完，他接着又請他爸爸得空替他到狄海先生那裏辭行，便匆匆走到自己的房裏去收拾東西了。一宿無話。第二天一清早，蒂勳就提着小提琴和家人握手道別。他對羅哈士道：「爸爸，我走了，我希望你能站穩自己的立場。」羅哈士緊緊的握着兒子的手，眼紅紅的說：「你放心罷！我雖然不贊成搞政治，但我却絕不肯有沾自己的清白的。」蒂勳也知道自己父親生平最重節操，大概總不會做出壞事來。便也用力緊握着父親的手道：「很好！爸爸。」接着，他又回過身來，和鮑娜握別。鮑娜道：「蒂勳，我很佩服你。你的事，爸爸已經全告訴我了，祝你勝利！」這時，特偉早已等不及了，他自己跑過來，捉着哥哥的手道：「好哥哥，再會啦！勇敢的打敵人罷！不要記掛着我們。」蒂勳把拿着的小提箱放下，用手把特偉圍攏來，在他額上親了一吻道：「當然的，弟弟。我不能把你帶着一道走，我覺得很抱歉。希望你在家裏能夠好好的學習。你將來總有機會的。」說完，他就對大家道：「爸爸，鮑娜，弟

弟，再會了，我走啦。你們不必再送我了，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。」說完提着小皮箱，向家人招招手後，就頭也不回的，走出門外。父女三人，就只能擠在窗口，目送着他背影慢慢的消失在街道上。

在蒂勒走後的第三天，德軍就浩浩蕩蕩，長驅直入，開進了布拉格。自從德國侵略者進來了以後，和平、安靜的布拉格，就再也不能維持原狀了。德國法西斯的祕密警察，不論白天黑夜，隨時隨地，逮捕了一批又一批的愛國人士和無辜的和平居民。用來殘害捷克人民的集中營，也成立起來了，裏面禁閉着成千成萬的，不同國籍的人民。德國兵兇殘的、放肆的，在大街小巷上，在酒店或咖啡室裏，用各種各樣的手段，搶奪，毆打和侮辱捷克人。純良和善的羅哈士，目覩着這種種情形，對德國人的憎恨，也日漸的增加着。

一天，羅哈士的診所裏，忽然進來兩個德國兵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掛着少尉銜臂章的德國軍官，一個是士兵。他們挺胸突肚的走進來，蠻橫的把候診的病人們推開，一直就走進了羅哈士的診病室。病人們眼看着這兩個傢伙跑進來，知道一定對老醫生有所不利，便都担起心來，立刻跟着擁到診病室的門邊窗邊察看。只見這兩個德國官兵，一直走到醫生的面前才站住。這時羅哈士正給一個病人檢查身體，聽到腳步聲抬起頭來，這才瞧見了這兩個傢伙。他馬上想到將有不利的事情落到自己的身上了。但是，他並不畏懼，他仍然鎮定的，俯着身為他的病人診察着身體各部份。旁邊的護士和病人，都給這

突如其來的事情嚇呆了。羅哈士見病人在發抖，就低聲的安慰他道：「不要怕！萬事有我。」然後他轉向那兩個人，問他們來此有什麼事？那個德國少尉客氣似的，操着不大純熟的捷克語說：「我們的長官特派我們來請你去一趟。有點事要和你談談。」羅哈士聽見德國人要他去談話，當然不願答應，就斷然的拒絕道：「我沒有空！我這裏的病人多得很多。」德國少尉一聽，馬上變了面色，蠻橫的道：「沒有空也得去！病人有什麼關係？你得馬上跟我們去！」羅哈士見他這樣的無禮，就憤怒的道：「我不願去就不去！我是捷克人，你無權干涉我的自由！」德國少尉鼻子嗤的一聲，輕蔑的道：「你們已經不是什麼捷克人啦，你們都是我們大德國管轄的順民，我們的命令，你必須服從！」羅哈士見他如此侮蔑捷克人，就更大怒道：「我絕對不去！」德國少尉被羅哈士不屈的態度所激怒了，他橫暴的道：「不去也得去！來！」他回頭用德語命令那兵士道：「來，把他拉出去！」那兵士聽了軍官的話，馬上跑上前來，用強力把羅哈士的臂膀抓着，硬是把他向外推。羅哈士用力的奪着手，憤怒的和那兵士爭持着。但到底因為年紀大了，力氣够不上那如狼似虎的德兵，他終於被那德兵牢牢的縛着兩手。德國少尉見羅哈士已被捉住，就得意揚揚的將頭一擺道：「走吧！」接着，他也不管外面有人沒人，就「砰」的一聲，將穿着皮靴的腳，猛的把門向外踢開。這一來，把那些圍在門外的病人，就撞得跌的跌，倒的倒，亂作一團。那兩個傢伙却理也不理，昂着頭，大踏步，把羅哈士押着向門外走去。到得門外，把羅哈士推上他們的軍用車後，就風馳電掣